

诗镜总论[明] 陆时雍

诗有六义，《颂》简而奥，夙哉尚矣。《大雅》宏远，非周人莫为。《小雅》婉变，能或庶几。《风》体优柔，近人可仿。然体裁各别，欲以汉魏之词，复兴古道，难以冀矣。西京崛起，别立词坛，方之於古觉意象蒙茸，规模逼窄，望湘累之不可得，况《三百》乎？

十五《国风》，亦里巷语，然雍雍和雅，骚人则萧萧清远之音。西京语迫意侵，自不及古人深际。

诗人一叹三咏，感寤具存，庞言繁称，道所不贵。韦孟《讽谏》，恺直有馀，深婉不足。韦玄成《自劾》诗，情色未定量，末段数语，庶为可诵。

诗四言优而婉，五言直而倨，七言纵而畅，三言矫而掉，六言甘而媚，杂言芬葩，顿跌起伏。四言《自劾》诗，情色未定量，末段数语，庶为可诵。

诗四言优而婉，五言直而倨，七言纵而畅，三言矫而掉，六言甘而媚，杂言芬葩，顿跌起伏。四言《大雅》之音也，其诗中之元气乎？《风》《雅》之道，衰自西京，绝於晋宋，所由来矣。

五言在汉，遂为鼻祖。西京首首俱佳，苏李固宜，文君一女耳，胸无绣虎，腕乏灵均，而《白头吟》寄兴高奇，选言简隽，乃知风会之翊人远矣。

《十九首》近於赋而远於风，故其情可陈，而其事可举也。虚者实之，纤者直之，则感寤之意微，而陈肆之用广矣。夫微而能通，婉而可讯者，风之为道美也。

苏李赠言，何温而戚也！多唏嘘语，而无蹶蹙声，知古人之气厚矣。古人善於言情，转意象於虚圆之中，故觉其味之长而言之美也。後人得此则死做矣。

斑婕妤说礼陈诗，娉脩嫫佩，《怨歌行》不在《绿衣》诸什之下。

王昭君《黄鸟》诗，感痛未深。以绝世姿作蛮夷嫔，人敬有怀，其言当不止此。此有情而不能言情之过也。

诗之佳，拂拂如风，洋洋如水，一往神韵，行乎其间。班固《明堂》诸篇，则质而鬼矣。鬼者，无生气之谓也。

东京气格颓下，蔡文姬才气英英。读《胡笳》吟，可令惊蓬坐振，沙砾自飞，直是激烈人怀抱。

孔融，鲁国一男子，读临终诗，其意气恹恹欲尽。

焦仲卿诗有数病：大略繁絮不能举要，病一；粗丑不能出词，病二；颓顿不能整格，病三。尤可举者，情词之讹谬也，如云“妾不堪驱使，徒留无所施。便可白公姥，及时相遗归”，此是何人所道？观上言“非为织作迟，君家妇难为”，斯言似出妇口，则非矣。当县令遣媒来也，“阿女含泪答，兰芝初还

时，府吏见丁宁，结誓不别离。今日违情义，恐此事非奇。自可断来信，徐徐更谓之”。而其母之谢媒，亦曰“女子先有誓，老姥岂敢言”，则知女之有志，而母固未之强也。及其兄怅然，兰芝既能死誓，何不更申前说大义拒之，而云“兰芝仰头答，理实如兄言。处分适兄意，那得自任专？”意当时情事，断不如是。诗之不能宛述备陈，亦明矣。至於府君订婚，阿母戒日，妇之为计，当有深裁。或密语以寄情，或留物以示意，不则慷慨激烈，指肤发以自将，不则纤郁悲思，遗饮食於不事。乃云“左手持刀刀，右手执绫罗，朝成绣袖珍裙，晚成单罗衫”，其亦何情作此也？“晻晻日欲暝，愁思出门啼。府吏闻此变，因求假暂归。未至二三里，摧藏马悲哀。新妇识马声，蹑履相逢迎。”当是时，妇何意而出门？夫何缘而偶值？诗之未能当情又明矣。其後府吏与母永诀，回身入房，此时不知几为徘徊，几为惋愤？而诗之情色，甚是草草，此其不能从容据写又甚矣。或曰：“诗虚境也，安得与纪事同论？”夫虚实异致，其要於当情则一也。汉乐府《孤兒行》，事至琐矣，而言之甚详。传玄《秦女休行》，其事甚奇，而写之不失尺雨。夫情生於文，文生於情，未有事离而情合者也。

古之为尚，非徒朴也，实以其精。今人观宋器，便知不逮古人甚远。商彝周鼎，洵可珍也。不求其精，而惟其朴。以疏顽为古拙，以浅俚为玄澹，精彩不存，面目亦失之远矣。

古乐府多俚言，然韵甚趣甚。後人视之为粗，古人出之自精，故大巧者若拙。

魏人精力标格，去汉自远，而始彰之华，中不足者外有馀，道之所以日漓也。李太白云：“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。”此豪杰阅世语。

曹孟德饶雄力，而钝气不无，其言如摧锋之斧。

子桓王粲，时激《风》《雅》馀波，子桓逸而近《风》，王粲庄而近《雅》。子建任气凭材，一往不制，是以有过中之病。刘楨棱层，挺挺自持，将以兴人则未也。二应卑卑，其无足道。徐幹清而未远，陈琳险而不安。鄴下之材，大略如此矣。

晋多能言之士，而诗不佳，诗非可言之物也。晋人惟华言是务，巧言是标，其衷之所存能几也？其一二能诗者，正不在清言之列，知诗之为道微矣。嵇阮多材，然嵇诗一举殒尽。

阮籍诗中之清言也，为汗漫语，知其旷怀无尽。故曰：“诗可以观。”直举形容色相，倾以示人。

博玄得古之神。汉人朴而古，傅玄精而古。朴之至，妙若天成；精之至，粲如鬼画。二者俱妙於思虑之先矣。

精神聚而色泽生，此非雕琢之所能为也。精神道宝，闪闪著地，文之至也。晋诗如丛采为花，绝少生韵。士衡病靡，太冲病懦，安仁病浮，二张病塞。语曰：“情生於文，文生於情。”此言可以药晋人之病。

素而绚，卑而未始不高者，渊明也。艰哉士衡之苦於缛绣而不华也。夫温柔悱恻，诗教也。恺悌以悦之，婉婉以入之，故诗之道行。左思抗色厉声，则令人畏；潘岳浮词浪语，则令人厌，欲其入人也难哉！

读陶诗，如所云“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”，想此老悠然之致。

诗被於乐，声之也。声微而韵，悠然长逝者，声之所不得留也。一击而立尽者，瓦缶也。诗之饶韵者，其钲磬乎？“相云日以远，衣带日以缓”，其韵古；“携手上河梁，游子暮何之”，其韵悠；“高台多悲风，朝日照北林”，其韵亮；“晨风飘歧路，零雨被秋草”，其韵矫；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其韵幽；“皇心美阳泽，万象咸光昭”，其韵韶；“扣枻新秋月，临流别友生”，其韵清；“野旷沙岸净，天高秋月明”，其韵冽；“天际识归舟，云中辨江树”，其韵远。凡情无奇而自佳，景不丽而自妙者，韵使之也。

晋人五言绝，俞俚愈趣，愈浅愈深。齐梁人得之，愈藻愈真，愈华愈洁。此皆神情妙会，行乎其间。唐人苦意索之，去之愈远。

诗至於宋，古之终而律之始也。体制一变，便觉声色俱开。谢康乐鬼斧默运，其梓庆之鑪乎？颜延年代大匠断而伤其手也。寸草茎，能争三春色秀，乃知天然之趣远矣。

“池塘生春草”，虽属佳韵，然亦因梦得传。“林壑敛暝色，云霞收夕霏”，语饶霁色，稍以椎链得之。“白云抱幽石，绿筱媚清涟”，不琢而工。

“皇心美阳泽，万象咸光昭”，不淘而净。“杪秋寻远山，山远行不近”，不脩而妩。“猿鸣诚知曙，谷幽光未显”，“岩下云方合，花上露犹泫”，不绘而工。此皆有神行乎其间矣。

谢康乐诗，佳处有字句可见，不免硃硃以出之，所以古道渐亡。

康乐神工巧铸，不知有对偶之烦。惠连惝然肤立，如《捣衣牛女》，吾不知其意之所存，情之所在。

鲍照材力标举，凌厉当年，如五丁凿山，开人世之所未有。当其得意时，直前挥霍，目无坚壁矣。骏马轻貂，雕弓短剑，秋风落日，驰骋平冈，可以想此君意气所在。

诗丽於宋，艳於齐。物有天艳，精神色泽，溢自气表。王融好为艳句，然多语不成章，则涂泽劳而神色隐矣。如卫之《硕人》，骚之《招魂》，艳极矣，而亦真极矣。柳碧桃红，梅清竹素，各有固然。浮薄之艳，枯槁之素，君子所弗取也。

诗至於齐，情性既隐，声色大开。谢玄晖艳而韵，如洞庭美人，芙蓉衣而翠羽旗，绝非世间物色。

读谢家诗，知其灵可砭顽，芳可涤秽，清可远垢，莹可沁神。

熟读灵运诗，能令五衷一洗，白云绿筱，湛澄趣於清涟。孰读玄晖诗，能令宿貌一新，红药青苔，濯芳姿於春雨。

诗须观其自得，陶渊明《饮酒》诗：“一觴虽独进，杯尽壶自倾。”“提壶抚寒枝，远望时复为。”又：“昔人既屡空，春兴岂自免？”“寒竹被荒蹊，地为罕人远。”此为悠然乐而自得。谢康乐：“樵隐俱在山，由来事不同。不同非一事，养痾亦园中。中园屏氛杂，清旷招远风。”此为旷然遇而无罣。见古人本色，揜披不烦而至。夫咏物之难，非肖难也，惟不局局於物之难。玄晖“馀霞散成绮，澄江净如练”，“天际识归舟，云中辨江树”，山水烟霞，衷成图绘，指点盼顾，遇合得之。古人佳处，当不在言语间也。鲍明远“霜崖灭土膏，金涧测泉脉。旋渊抱星汉，乳窦通海碧”，精矣，而乏自然之致。良工苦心，余以是赏之。

梁武《西洲曲》，绝似《子夜歌》，累叠而成，语语浑称，风格最老，拟《青青河畔草》亦然。

梁人多妖艳之音，武帝启齿扬芬，其臭如幽兰之喷，诗中得此，亦所称绝代之佳人矣。“东飞伯劳西飞燕”，《河中之水歌》，亦古亦新，亦华亦素，此最艳词也。所难能者，在风格浑成，意象独出。

简文诗多滞色腻情，读之如半醉憨情，恹恹欲倦。

齐梁人欲嫩而得老，唐人欲老而得嫩，其所别在风格之间。齐梁老而实秀，唐人嫩而不华，其所别在意象之际。齐梁带秀而香，唐人撰华而秽，其所别在点染之间。

梁元学曲初成，遂自娇音满耳，含情一粲，蕊气扑人。邵陵王卖致有馀，老而能媚。

沈约有声无韵，有色无华。江淹材具不深，凋零自易，其所拟古，亦寿陵馀子之学步於邯郸者耳。拟陶彭泽诗，祇是田家景色，无此老隐沦风趣，其似近而实远。

庾肩吾、张正见，其诗觉声色臭味俱备。诗之佳者，在声色臭味之俱备，庾张是也。诗之妙者，在声色臭味之俱无，陶渊明是也。

张正见《赋得秋河曙耿耿》“天路横秋水，星桥转夜流”，唐人无此境界。《赋得白云临浦》“疏叶临稽竹，轻鳞入郑船”，唐人无此想像。《乏舟後湖》“残虹收度雨，缺岸上新流”，唐人无此景色。《关山月》“晕逐连城璧，轮随出塞车”，唐人无此映带。《奉和太子纳凉》“避日交长扇，迎风列短

箫”，唐人无此致趣。庾肩吾《经陈思王墓》“雁与云俱阵，沙将蓬共惊”，唐人无此追琢。《春夜应令》“烧香知夜漏，刻烛验更筹”，唐人无此景趣。梁简文《往虎窟山寺》“分花出黄鸟，挂石下新泉”，唐人无此写作。《望同泰寺浮图》“飞幡杂晚虹，画鸟狎晨鳧”，唐人无此点染。《纳凉》“游鱼吹水沫，神蔡上荷心”，唐人无此物态。梁元《折杨柳》“杨柳非花树，依楼自觉春”，唐人无此神情。邵陵王《见姬人》“却扇承枝影，舒衫受落花。狂夫不妒妾，随意晚还家”，唐人无此风骚。江总《赠袁洗马》“露浸山扉月，霜开石路烟”，唐人无此洗发。此皆得意象先，神行语外，非区区模仿推敲之可得者。

何逊诗，语语实际，了无滞色。其探景每入幽微，语气悠柔，读之殊不尽缠绵之致。

何逊以本色见佳，後之采真者，欲摹之而不及。陶之难摹，难其神也；何之难摹，难其韵也。何逊之後继有阴铿，阴何气韵相邻，而风华自布。见其婉而巧矣，微芳幽馥，时欲袭人。

江总自梁入陈，其诗犹有梁人馀气。至陈之末，纤磨极矣。孔范《赋得白云抱幽石》：“阵结香炉隐，罗成玉女微。”巧则巧矣，而纤极矣。王褒庾信佳句不乏，蒙气亦多，以是知此道之将终也。

宋孝武菁华璀璨，遂开灵运之先。陈後主妆裹丰馀，精神悴尽，一时作者，俱披靡颓败，不能自立。以知世运相感，人事以之。

陈人意气恢恢，将归於尽。隋炀起敝，风骨凝然。其於追《风》勒《雅》，反汉还《骚》，相距甚远。故去时之病则佳，而复古之情未尽。诗至陈馀，非华之盛，乃实之衰耳。不能予其所美，而徒欲夺其所丑，则枵质将安恃乎？隋炀从华得素，譬诸红艳丛中，清标自出。虽卸华谢彩，而绚质犹存。并隋素而去之，唐之所以暗而无色也。珠辉玉润，宝焰金光，自然之色，夫岂不佳？若朽木死灰，则何贵矣？唐之兴，六代之所以尽亡也。

读隋炀帝诗，见其风格初成，精华未备。

隋炀复古未深，唐人仍之益浅。夫以隋存隋，隋不存也，祇存其为唐耳。唐之存，隋之所以去也。盖以隋存隋，则隋孤；隋孤而以唐之力辅之，则唐之力益弱；唐弱而人不知反，不求胜於古，而求胜於唐，则他道百出矣。正不足而径，径不足而鬼，鬼不足而湮灭无馀矣。自汉而下，代不能为相存，至於唐，而古人之声音笑貌无复馀者。隋素而唐丽，素而质，“鸟击初移树，鱼寒欲隐苔”，唐欲为之，岂可得耶？

古雄而浑，律精而微。“四杰”律诗，多以古脉行之，故材气虽高，风华未烂。六朝一语百媚，汉魏一语百情，唐人未能办此。

王勃高华，杨炯雄厚，照邻清藻，宾王坦易，子安其最杰乎？调入初唐，时带六朝锦色。

杜审言浑厚有馀，宋之问精工不乏。沈佺期吞吐含芳，安详合度，亭亭整整，喁喁叮叮。觉其句自能言，字自能语，品之所以为美。苏李法有馀闲，材之不逮远矣。

初唐七律，简贵多风，不用事，不用意，一言两言，领趣自胜。故事多而寡用之，意多而约出之，斯所贵於作者。

诗有灵襟，斯无俗趣矣；有慧口，斯无俗韵矣。乃知天下无俗事，无俗情，但有俗肠与俗口耳。古歌《子夜》等诗，俚情褻语，村童之所赧言，而诗人道之，极韵极趣。汉《铙歌》乐府，多嫠人乞子兒女里巷之事，而其诗有都雅之风。如“乱流★正绝”，景极无色，而康乐言之乃佳。“带月荷锄归”，事亦寻常，而渊明道之极美。以是知雅俗所由来矣。夫虚而无物者，易俗也；芜而不理者，易俗也；卑而不扬者，易俗也；高而不实者，易俗也；放而不制者，易俗也；局而不舒者，易俗也；奇而不法者，易俗也；质而无色者，易俗也；文而过饰者，易俗也；刻而过情者，易俗也；雄而尚气者，易俗也；新布自师者，易俗也；故而不变者，易俗也；典而好用者，易俗也；巧而过断者，易俗也；多而见长者，易俗也；率而好尽者，易俗也；修而畏人者，易俗也；媚而逢世者，易俗也。大抵率真以布之，称情以出之，审意以道之，和气以行之，合则以轨之，去迹以神之，则无数者之病矣。

绝去故常，划除涂辙，得意一往，乃佳。依傍前人，改成新法，非其善也。豪杰命世，肝胆自行，断不依人眉目。

气太重，意太深，声太宏，色太厉，佳而不佳，反以此病，故曰“穆如清风”。

世以李杜为大家，王维高岑为傍户，殆非也。摩诘写色清微，已望陶谢之藩矣，第律诗有馀，古诗不足耳。离象得神，披情著性，後之作者谁能之？世之言诗者，好大好高，好奇好异，此世俗之魔见，非诗道之正传也。体物著情，寄怀感兴，诗之为用，如此已矣。

王龙标七言绝句，自是唐人骚语。深情苦恨，襞积重重，使人测之无端，玩之无尽。惜後人不善读耳。

七言古，盛於开元以後，高适当属名手。调响气佚，颇得纵横；勾角廉折，立见涯涘。以是知李杜之气局深矣。

高达夫调响而急。

岑参好为巧句，真不足而巧济之，以此知其深浅矣。故曰“大巧若拙”。

孟浩然材虽浅窘，然语气清亮，诵之有泉流石上风来松下之音。常建音韵

已卑，恐非律之贵。凡骨峭者音清，骨劲者音越，骨弱者音庠，骨微者音细，骨粗者音豪，骨秀者音冽，声音出於风格间矣。

观五言古於唐，此犹求二代之瑚璉於汉世也。古人情深，而唐以意索之，一不得也；古人象远，而唐以景逼之，二不得也；古人法变，而唐以格律之，三不得也；古人色真，而唐以巧绘之，四不得也；古人貌厚，而唐以姣饰之，五不得也；古人气凝，而唐以佻乘之，六不得也；古人言简，而唐以好尽之，七不得也；古人作用盘砖，而唐以径出之，八不得也。虽以子美雄材，亦踣蹶於此而不得进矣。庶几者其太白乎？意远寄而不迫，体安雅而不烦，言简要而有归，局卷舒而自得。离合变化，有阮籍之遗踪，寄托深长，有汉魏之委致。然而不能尽为古者，以其有佻处，有浅处，有游浪不根处，有率尔立尽处。然言语之际，亦太利矣。

上古之言浑浑尔，中古之言折折尔，晚世之言便便尔，末世之言纤纤尔，此太白之所以病利也。

杜少陵《怀李白》五古，其曲中之凄调乎？若意摹情，遇於悲而失雅。《石壕吏》《垂老别》诸篇，穷工造景，逼於险而不括。二者皆非中和之则，论诗者当论其品。

诗不患无材，而患材之扬；诗不患无情，而患情之肆；诗不患无言，而患言之尽；诗不患无景，而患景之烦。知此台可与论雅。

太白《古风》八十二首，发源於汉魏，而托体於阮公。然寄托犹苦不深，而作用间尚未尽委蛇盘砖之妙。要之雅道时存。

少陵苦於摹情，工於体物，得之古赋居多。太白长於感兴，远於寄衷，本於十五《国风》为近。

七言古，自魏文梁武以外，未见有佳。鲍明远虽有《行路难》诸篇，不免宫商乖互之病。太白其千古之雄乎？气骏而逸，法老而奇，音越而长，调高而卓。少陵何事得与执金鼓而抗颜行也？

太白七古，想落意外，局自变生，真所谓“驱走风云，鞭挞海岳”。其殆天授，非人力也。少陵《哀江头》《哀王孙》作法最古，然琢削磨砢，力尽此矣。《饮中八仙》，格力超拔，庶足当之。

少陵五古，材力作用，本之汉魏居多。第出手稍钝，苦雕细琢，降为唐音。夫一往而至者，情也；苦摹而出者，意也；若有若无者，情也；必然必不然者，意也。意死而情活，意迹而情神，意近而情远，意伪而情真。情意之分，古今所由判矣。少陵精矣刻矣，高矣卓矣，然而未齐於古人者，以意胜也。假令以《古诗九首》与少陵作，便是首首皆意。假令以《石壕》诸什与古人作，便是首首皆情。此皆有神往神来，不知而自至之妙。太白则几及之矣。十五

国风皆设为其然而实不必然之词，皆情也。晦翁说《诗》，皆以必然之意当之，失其旨矣。数千百年以来，愤愤於中而不觉者众也。

《三百篇》每章无多言。每有一章而三四叠用者，诗人之妙在一叹三咏。其意已传，不必言之繁而绪之纷也。故曰：“《诗》可以兴。”诗之可以兴人者，以其情也，以其言之韵也。夫献笑而悦，献涕而悲者，情也；闻鑫则壮，闻丝竹而幽者，声之韵也。是故情俗其真，而韵欲其长也，二言足以尽诗道矣。乃韵生於声，声出於格，故标格欲其高也；韵出为风，风感为事，故风味欲其美也。有韵必有色，故色欲其韶；韵动而气行，故气欲其清也。此四者，诗之至要也。夫优柔悱恻，诗教也，取其足以感人已矣。而後之言诗者，欲高欲大，欲奇奇欲异，於是远想以撰之，杂事以罗之，长韵以属之，俶诡以炫之，则骈指矣。此少陵误世，而昌黎复涌其波也。心托少陵之藩，而欲追《风》《雅》之奥，岂可得哉？

子美之病，在於好奇。作意好奇，则於天然之致远矣。五七言古，穷工极巧，谓无遗憾。细观之，觉几回不得自在。

初唐七律，谓其“不用意而自佳”，故当绝胜。“云山一一看皆好，竹树萧萧画不成”，体气之贵，风味之佳，此殆非人力所与也。

少陵五言律，其法最多，颠倒纵横，出人意表。余谓万法总归一法，一法不如无法。水流自行，云生自起，更有何法可设？

少陵“绿樽须尽日，白发好禁春”，一语意经几折，本是惜春，却缘白发拘束怀抱，不能舒散，乃知少年之意气犹存，而老去之愁怀莫展，所以对酒而自伤也。少陵作用，大略如此。

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，谓是道学作用。如此将置风人於何地？放浪诗酒，乃太白本行。忠君忧国之心，子美乃感辄发。其性既殊，所遭复异，奈何以此定诗优劣也？太白游梁宋间，所得数万金，一挥辄尽，故其诗曰：“天生我才必有用，黄金散尽还复来。”意气凌云，何容易得？

人情好尚，世有转移，千载悠悠，将焉取正？自梁以後，习尚绮靡，昭明《文选》，家视为千金之宝，初唐以後，辄吐弃之。宋人尊杜子美为诗中之圣，字型句法，莫敢轻拨。如“自锄稀菜甲，小摘为情亲”，特小小结作语。“不知西阁意，更肯定留人”，意更浅浅。而一时何赞之甚？窃谓後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即余之所论，亦未敢以为然也。

少陵七言律，蕴藉最深。有馀地，有馀情。情中有景，景外含情。一咏三讽，味之不尽。

善言情者，吞吐深浅，欲露还藏，便觉此衷无限。善道景者，绝去形容，略加点缀，即真相显然，生韵亦流动矣。此事经不得着做，做则外相胜而天

真隐矣，直是不落思议法门。

每事过求，则当前妙境，忽而不领。古人谓眼前景致，口头言语，便是诗家体料。所贵於能诗者，祇善言之耳。总一事也，而巧者绘情，拙者索相。总一言也，而能者动听，不能者忤闻，初非别求一道以当之也。

凡法妙在转，转入转深，转出转显，转搏转峻，转敷转平。知之者谓之“至正”，不知者谓之“至奇”，误用者则为怪而已矣。

诗之所以病者，在过求之也，过求则真隐而伪行矣。然亦各有故在，太白之不真也为材使，少陵之不真也为意使，高岑诸人之不真也为习使，元白之不真也为词使，昌黎之不真也为气使。人有外藉以为之使者，则真相隐矣。

中唐人用意，好刻好苦，好异好详。求其所自，似得诸晋人《子夜》、汉人乐府居多。盛唐人寄趣，在有无之间。可言处常留不尽，又似合於风人之旨，乃知盛唐人之地位故优也。

前不启辙，後将何涉？前不示图，後将何摹？诗家惯开门面，前有门面，则後有涂辙矣。不见《雅》《颂》《风》《骚》，何人拟得？此真人所以无迹，至言所以无声也。

唐人《早朝》，惟岑参一首，最为正当，亦语语悉称，但格力稍平耳。老杜诗失“早”字意，祇得起语见之。龙蛇燕雀，亦嫌矜拟太过。“眼前景致道不到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，此语可参诗家妙诀。硃晦翁云：“向来枉费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。”乃知天下事枉费推移者之多也。

中唐诗近收敛，境敛而实，语敛而精。势大将收，物华反素。盛唐铺张已极，无复可加，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敛也。初唐人承隋之馀，前华已谢，後秀未开，声欲启而尚留，意方涵而不露，故其诗多希微玄澹之音。中唐反盛之风，攒意而取精，选言而取胜，所谓绮绣非珍，冰纨是贵，其致迥然异矣。然其病在雕刻太甚，元气不完，体格卑而声气亦降，故其诗往往不长於古而长於律，自有所由来矣。

刘长卿体物情深，工於铸意，其胜处有迥出盛唐者。“黄叶减馀年”，的是庾信王褒语气。“老至居人下，春归在客先”，“春归”句何减薛道衡《人日思归》语？“寒鸟数移柯”，与隋炀“鸟击初移树”同，而风格欲逊。“鸟似五湖人”，语冷而尖，巧还伤雅，中唐身手於此见矣。

绝去形容，独标真素，此诗家最上一乘。本欲素而巧出之，此中唐人之所以病也。李端“园林带雪潜生草，桃李虽春未有花”，此语清标绝胜。李嘉祐“野棠自发空流水，江燕初归不见人”，风味最佳。“野棠”句带琢，“江燕”句则真相自然矣。罗隐“秋深雾露侵灯下，夜静鱼龙逼岸行”，此言当与沈佺期王摩诘折证。

深情浅趣，深则情，浅则趣矣。杜子美云：“桃花一簇开无主，不爱深红爱浅红。”余以为深浅俱佳，惟是天然者可爱。

书有利涩，诗有难易。难之奇，有曲涧层峦之致；易之妙，有舒云流水之情。王昌龄绝句，难中之难；李青莲歌行，易中之易。难而苦为长吉，易而脱为乐天，则无取焉。总之，人力不与，天致自成，难易两言，都可相忘耳。

司空曙“蒹葭有新雁，云雨不离猿”，“云雨”句，似不落思虑所得。意何臂积？语何浑成？语云：“已雕已琢，复归於朴。”“穷水云同穴，过僧虎共林”，昔庾子山曾有“人禽或对巢”之句，其奇趣同而庾较险也。凡异想异境，其托胎处固已远矣。老杜云：“熏业频看镜，行藏独倚楼。”语意徘徊。司空曙“相悲各问年”，更自应手犀快。风尘阅历，有此苦语。

余尝读骆义乌文，绝爱其“风生曳鹭之涛，雨湿印龟之岸”，谓其风味绝色。耿漳“小暑开鹏翼，新莫长鹭涛”，其语翠色可摘。

叙事议论，绝非诗家所需，以叙事则伤体，议论则费词也。然总贵不烦而至，如《棠棣》不废议论，《公刘》不无叙事。如後人以文体行之，则非也。戎昱“社稷依明主，安危托妇人”，“过因谗後重，恩合死前酬”，此亦议论之佳者矣。

李益五古，得太白之深，所不能者澹荡耳。太白力有馀闲，故游衍自得。益将矻矻以为之。《莲塘驿》《游子吟》自出身手，能以意胜，谓之善学太白可。

盛唐人工於缀景，惟杜子美长於言情。人情向外，见物易而自见难也。司空曙“乍见翻疑梦，相悲各问年”，李益“问姓惊初见，称名识旧容”，抚衷述愴，罄快极矣。因之思《三百篇》，情绪如丝，绎之不尽，汉人曾道只语不得。

石之有棱，水之有折，此处最为可观。人道谓之“廉隅”，诗道谓之“风格”，世衰道微，恃此乃能有立。东汉之末，节气辈生。唐之中叶，诗之骨幹不顿，此砥世维风之一事也。

专寻好意，不理声格，此中晚唐绝句所以病也。诗不待意，即景自成。意不待寻，兴情即是。王昌龄多意而多用之，李太白寡意而寡用之。昌龄得之椎练，太白出於自然，然而昌龄之意象深矣。刘禹锡一往深情，寄言无限，随物感兴，往往调笑而成。“南宫旧吏来相问，何处淹留白发生？”“旧人惟有何戡在，更与殷勤唱渭城。”更有何意索得？此所以有水到渠成之说也。

贪肉者，不贵味而贵臭；闻乐者，不闻响而闻音，凡一掇而有物者，非其至者也。诗之所贵者，色与韵而已矣。韦苏州诗，有色有韵，吐秀含芳，不必渊明之深情，康乐之灵悟，而已自佳矣。“白日淇上没，空闺生远愁。寸心不

可限，淇水长悠悠。”“还应有恨谁能识，月白风清欲堕时。”此语可评其况。

盈盈秋水，淡淡春山，将韦诗陈对其间，自觉形神无间。

诗贵真，诗之真趣，又在意似之间。认真则又死矣。柳子厚过於真，所以多直而寡委也。《三百篇》赋物陈情，皆其然而不必然之词，所以意广象圆，机灵而感捷也。

读柳子厚诗，知其人无与偶。读韩昌黎诗，知其世莫能容。

刘梦得七言绝，柳子厚五言古，俱深於哀怨，谓《骚》之余派可。刘婉多风，柳直损致，世称韦柳，则以本色见长耳。

实际内欲其意象玲珑，虚涵中欲其神色毕著。

材大者声色不动，指顾自如，不则意气立见。李太白所以妙於神行，韩昌黎不免有蹶张之病也。气安而静，材敛而开。张子房破楚椎秦，貌如处子；诸葛孔明陈师对垒，气若书生。以此观其际矣。陶谢诗以性运，不以才使。凡好大好高，好雄好辩，皆才为之累也。善用才者，常留其不尽。

青莲居士，文中常有诗意。韩昌黎伯，诗中常有文情。知其所长在此。

“陇上庄士有陈安，躯幹虽小腹中宽。聂父马铁锻鞍，七尺大刀奋如湍。丈八蛇矛左右盘，十汤五决无当前。”此言可评昌黎七古。

人情物态不可言者最多，必尽言之，则俚矣。知能言之为佳，而不知不言之为妙，此张籍王建所以病也。张籍小人之诗也。俚而佻。王建款情熟语，其兒女子之所为乎？诗不入雅，虽美何观矣！

张籍王建诗有三病：言之尽也，意之丑也，韵之痺也。言穷则尽，意褻则丑，韵软则痺。杜少陵《丽人行》、李太白《杨叛兒》，一以雅道行之，故君子言有则也。

孟郊诗之穷也，思不成伦，语不成响，有一二语总稿衷之沥血矣。自古诗人，未有拙於郊者。独创成家，非高才大力，谁能办此？郊之所以益重其穷也。贾岛衲气终身不除，语虽佳，其气韵自枯寂耳。余尝谓读孟郊诗如嚼木瓜，齿缺舌敝，不知味之所在。贾岛诗如寒齏，味虽不和，时有馀酸荐齿。

妖怪感人，藏其本相，异声异色，极伎俩以为之，照入法眼，自立破耳。然则李贺其妖乎？非妖何以感人？故鬼之有才者能妖，物之有灵者能妖。贺有异才，而不入於大道，惜乎其所之之迷也。

元白以潦倒成家，意必尽言，言必尽兴，然其力足以达之。微之多深着色，乐天多浅着趣。趣近自然，而色亦非貌取也。总皆降格为之，凡意欲其近，体欲其轻，色欲其妍，声欲其脆，此数者格之所由降也。元白偷快意，则纵肆为之矣。

元白之韵平以和，张王之韵瘁以急。其好尽则同，而元白独未伤雅也。虽然，元白好尽言耳，张王好尽意也。尽言特烦，尽意则褻矣。

李商隐丽色闲情，雅道虽漓，亦一时之胜。温飞卿有词无情，如飞絮飘扬，莫知指适。《湖阴》词後云：“吴波不动楚山晓，花压栏干春昼长。”余直不知所谓，余於温李诗，收之最宽，从时尚耳。

李商七言律，气韵香甘。唐季得此，所谓枇杷晚翠。

五言古非神韵绵绵，定当捉衿露肘。刘贺曹鄴以意撑持，虽不迨古，亦所谓“铁中铮铮，庸中佼佼”矣。善用意者，使有意无，隐然不见。造无为有，化有为无，自非神力不能。以少陵之才，能使其有而不能使其无耳。

有韵则生，无韵则死；有韵则雅，无韵则俗；有韵则响，无韵则沈；有韵则远，无韵则局。物色在於点染，意态在於转折，情事在於犹夷，风致在於绰约，语气在於吞吐，体势在於游行，此则韵之所由生矣。陆龟蒙皮日休知用实而不知运实之妙，所以短也。